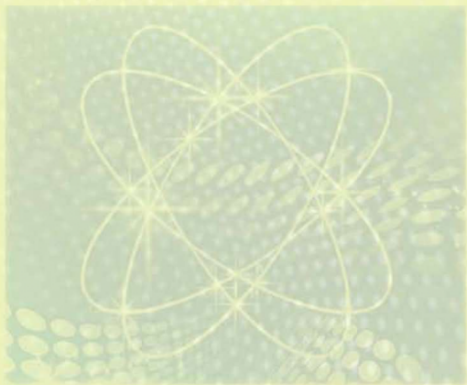


我在此生此世界

陈原 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我在此生此世界

冯琛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陈原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在此生此世界 / 陈原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6.9

ISBN 978-7-5470-4274-8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7165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1.25

出版时间: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王亦言

装帧设计: 张 莹

ISBN 978-7-5470-4274-8

定 价: 34.00 元

装 帧: 平 装

字 数: 250 千字

印刷时间: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李志宇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521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E-mail: book_light@sina.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目 录

混乱而严整的季节	001
领着灵魂和植物在山野行走	014
我在此时此世界	024
山 顶	042
阅读与呼吸	048
对大地的情感是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	062
思想的尘土（上）	070
思想的尘土（下）	089
生命的沉思	117
祖父是一粒粮食	121
荒火？原野	126
一个少年的幻想与远方	132
海边遐思	139
站立海边	144
一个人走在海边	148
某一城市	153
瓯海行：止于纸山	158
坚硬的风景	169
鹰 穴	172
在大地上走丢	175

寻找城市入口	178
去了高原的兄弟	182
归乡者	195
苍凉的天穹	199
鲁西故事	205
记忆的重量	219
遥远的岁月	231
陌生的父女	236
漂泊者的悔愧	239
街 边	246
一次活动	249
返程票：我把自己寄回去	251
赴京纪实	255
被烧红的秋天	260
还是那个山谷	262
去枣庄的路上	265
诺贝尔文学奖在哪里	269
在榆次偶遇	273
忏悔我就原谅 诚实我就原谅	277
生动的大地	280
中年的血浆因青春而汇流	283
股市和生命蹦极	287

群鸟铺地	292
门口的芙蓉树	294
绵延的友谊	296
我的新编词典	300
原来校庆是这样的	310
赤条条地洗洗自己	316
走到教堂然后返回	318
生命的不等式	320
学校今天陷落在高考里	322
生命随记	326
谁来安慰我的孤独	328
闪电是天空的刃	330
盐碱地	332
犄 角	334
木 犁	336
苦艾的月亮	338
梅	339
平原上的黄昏	341
平原雪	343
泥 土	345
平原上的葬礼	346
平原上的荒火	348

混乱而严整的季节

世界在秩序里呈现出美。

——歌德

春天，地门大开，万簇光芒从泥土中射出，照亮所有越冬而来的枝干，和所有埋在土地中的种子。

春天，绿色和花朵的暴动将至。这是春天的程序，一个古老的程序。一场无声的惊雷将以视野的方式出现，在每一粒土的内部滚涌。暴动发生，泥土复活，沉默的泥土中深藏暴力。泥土成为伟大的雕塑。我望着万物，身体虚弱，呼吸衰竭，奄奄一息。我不参与暴动，我沉入泥土与根缠绕，并甘心背负暴动策划者的罪名。

春天的力量在树根和树梢之间奔跑。树梢是树的一部分，但树梢和树却更像两种事物，我不知那条神秘的分界线在哪里，但坚信它的存在。而树梢与鸟儿或云朵更可以构成一种事物，而如若它与天空构成一种事物，似乎更加完整——它多么像天空的血管和掌纹！所以树梢生长在树上，

却似乎不属于树。我总是觉得树梢属于神性之物，有神迹。树梢如同树的一种果实，被天空采撷，被秘密窃走。而有些事物之间看似最清晰明确的、铁律一样的分界线，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比如树梢和鸟儿之间，和云朵之间，和天空之间。裂痕，有时只是一个美丽的沙画的纹路，轻轻一擦，便无。在世界内部，其统一性更大于差异性和分割性。一切分界线都是连接线。所以，重新确定一切事物之间的分界线，就是在改变世界。

春天的空气里隐隐有种发情和死亡的气息。发情的气息在每一件事物上都能闻得到，更容易从自己的内心里感受到。而死亡的气息并不是来自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身，而是从逃过了死亡的人与事物的呼吸中散发出来的。这其实也就是万物发轫的力量所在。没有比生与死靠得更近的了。正如一切的生长皆是从死亡之中。没有结束，哪有万物之始！

在春天的山野里遇到树的人是幸运的。——山野里到处都是树，所以，山野里到处都是幸福的人。这株站在山脚下的槐树，我几乎从所有方向凝望过它。在大山里，看惯了密密麻麻大片大片的树，突然遇到一株这么有风骨的独立的树，我承认我被它征服了。春天的树，在经历了激越和萌动之后，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姿态高岸，但走近它，才发现它的树干比我想象的更遒劲，充满结实的力量。它是树中的美男子，它的背景也美奂。树下一条模糊的小径像述说也像留白。我似乎在前世已经见过它。它像从岁月中伸出来的一只手臂，有力地钳制住了我。那枝头的光泽，幽暗而饱满。

就像植物的血色和气色，含着一种被压抑的力量。那是沉入土地中的阳光，在沉默、酿造之后，伴着泥土之光，沿着从根开始的树干、树的方向重新生长出来了。阳光从来不是只有直射、折射，而是拥有无比丰富的照耀、循环、交融的方式。——而我们只习惯于仰起头来阅读光芒。

初入夏门，艳阳高悬，大地繁茂，红隐绿肥。在山野徒步几十里，步子有缓有急。饮山泉乳，摘槐花香。坐硬石条，卧细沙地，仰躺柴草，背靠树身。见柴扉见果园见幼果见幽湖见怪石见野狗见遍野幼苗，遇农人问耕种，遇路人奉问候，亦自言自语。那浓密的树林间疏朗而斑驳的影子，是炙热的夏季最美的颜色，那简直就是晾晒在大地原野里的灵魂的衣衫。

但我一直不很喜欢夏天，这种感觉在我对四季产生评介之初一直到现在不曾改变。夏天过于滥情，在这个季节一切都那么易于腐烂，到处都散发着腐蚀之气。食物那么不禁放，池塘里的水也生满绿萍。蚊子苍蝇以及各种蠕虫、微生物充满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浮躁而肤浅，心不安生。我们的身体也处于濡热的糟烂过程中。在夏天，生活中的女子更容易被勾引。这并不仅仅因为她们的裙子撩拨起来更容易，而是生命里湖心的水浅了，更容易被撩动。

从南山上下来的风带着微微热浪奔至我窗前，然后在扬起窗帘和植物的叶片之后，穿堂而过。我心情木木地坐在茶几前吃着酸甜的麦黄杏，想着田野里正在经历着的麦收，会

突然感到一种自己被隐藏起来的人生况味。其实现在的麦收已完全不比我童年的麦收了，那时的麦收多么浩大啊！一想起童年故乡的麦收，我就想起忙碌的姥姥，想起生产队打麦场边上的糖精水和绿豆汤。我至今记得六七岁时，麦忙炎热之际，我在和伙伴疯玩之后，在几乎热得冒烟的打麦场旁的树荫下，姥姥给我舀了一碗清凉的糖精水，喝下后的爽快。现在人们知道了糖精水对身体有害，但那时却是专给打场的汉子准备的。而在山野，我一直觉得喝生水才是真正喝水。撅着腓，趴在泉眼上，嘴唇和冰凉的石头碰在一切，骨头瞬间变凉。那样喝下的水，才是圣水琼浆。那样喝水，喝下那样的水的人，就是仙人。

在声势浩大的麦收之后，那遗落的麦穗，比麦垛上的麦穗更充满着耀眼的光辉，在我的童年，它对姥姥的意义更深刻，那也是泥土更深厚更细腻的情愫。我曾多次跟着姥姥去捡拾麦穗。在田埂上在麦垄间，我稚嫩的一步子和姥姥沉实的步子一起丈量着麦地和夏天。我觉得，姥姥一直处于我和麦穗之间，我们三位一体，做着相同的姿势。一生不变。而处在我和麦穗之间的姥姥，那么瘦！

我虽然不很喜欢夏天，却喜闻夏日惊雷的轰隆和震响。只有雷声与乌云悬浮在空中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点夏日世界本来的庄严。除此之外，夏日让这个世界只剩下过敏的、燥热的、黏糊的肌肤，夏日只有蚊虫、浮苔、食物变质时的绿毛，而世界的魂魄已经丢失了。

夏风在力度上并不比冬天凛冽的寒风小，我曾在一个上

午，在杨树林里，亲眼看到劲风吹断了一株直径十几公分的杨树。开始是先听到一声巨响，几乎像石头砸在石头上的声音，顿时有恐惧感。当看到没有异样时，以经验立即判断是树断裂的声音。之后又有几声稍弱的断裂声传来，便向着那株树走去。我看到了数个树断裂的新茬口，因为压在了另一株树上才没有完全断裂开。

夏天喧嚣，其实是呈现着另一种沉默的特征，它释放所有声音，逼退一切发言者。蝉在密叶间殚精竭虑，石头和土壤正在融化。万物在生长中，抬高大地，曾板结的小径也重新开始生长野草，却把小径掩埋了弄丢了。心野蓬勃芜杂，迷茫阻挡光芒。大地上看不到脚印，翅膀只能在被遮挡的空中现出翅膀的局部。大地充血过度，生命遭遇另一种空前危机。远处悬挂的地平线，是激情昂扬还是绝望？夏天的疯狂和混乱其实包含了另一种法则和秩序。万物从容中，唯我慌张。我在想，是谁掌握着这一切？既然有万能掌握者，那么，我愿意将我的一切上缴，我废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包括生与死亡，包括欢愉与痛苦，渴望与绝望，智慧与思想。以及呼吸的权利，我也不再执行，全由万能的掌握者代替。是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人的任何业力，没有尊卑，只有掌握者的意志是存在的唯一。

每一天的消失，都让我无比慌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如何承受着内心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的颤栗。在夏日疯狂的生长里，生命内部，是那么遥远，它以更接近真实的状态对抗着身外的虚空和假象。其实，即便这样，我仍然不能相信内

心的真实。我的灵魂就像小径一样被掩埋被丢失。我已经放弃了追问我是谁，来自何处，去往哪里。因为我没有被追问者，甚至我亦不是追问者。——我不在。

只有疼痛，能让我的生命固定，能让我感到自己隐约存在。

夏日，整个原野和世界都正忙于生长，植物向着高处奔跑。以对横向的否定，确定它们的高度和高贵的品格。秩序的遵守，让它们拥挤而不混乱。广袤的土地，知道如何约束每一株植物。向上和向下，是人类失去了的方向，直到最后，人类再也不配拥有这样的方向。而浩瀚的植物们在阳光引领下，在大地统一支撑下，万音颂唱。哦，天光，天光，天光。

我并不陶醉和迷恋夏日的疯狂生长。虽然我一直歌颂生长，但这生长和夏季都是世界的自然性，无须歌颂。它是四季更迭，时光滚动中的一环，是大地的受孕和孕育。是时间的消失和谷物的逐渐呈现。你何曾见过世界如此充满光泽？但我一直不陶醉于其中，所以我在跟随世界静止的部分行走，而心灵不来到这夏日。所以我也是这个季节最早枯萎的那一株。所以，在我生命里，夏季从不到来。此时，我正绕过它。或者我是跟随别人来到别人的季节。时间里，我找不到另外的路径。

因为雨季到来，我走进原野深处的难度越来越大，次数会减少，这是一种对我的折磨。泥土一直那么泥泞，不能定型，无立足之地，只适合庄稼站立。而那些浓密的庄稼、

野草、荆棘、灌木把整个原野封锁，连山路也全部占满掩藏，走进去，也是四面屏风，只能看到刀形的天空。但这都不是我不走进原野的理由。还是蛇、蜥蜴、豆虫等这些活物让我恐惧，一旦它们出现，四面屏风就会变成四面绝壁让我难逃。

夏风之凉，是农人最喜欢的。尤其从禾苗和麦浪上滚来的风，对农人来说，像一盘爽口的凉菜，像一杯通体透凉的冷饮。他望着禾苗和麦浪，像一个将军望着他的士兵。但农人心里仍然想的是新粮与粮囤与透明的胃之间的关系。以及收获之后播种玉米的忙碌。

秋天了。玉米是秋天的宏大象征。夏天的所有力量藏在庄稼里，与秋天汇合。那后面的路途，将变得庄严。立秋，这原野的盛事，将在明亮的苍穹下，悄悄完成。

秋色，最早是从石头上呈现出来的。比如南山。你会感觉到那石头上的阳光里也会有影子，而在春夏完全不会有。此时，万物更加繁茂，大地的光芒被遮蔽，更多的阳光悬浮在庄稼和树木的上空。此时，世界如此清晰，纹脉中的往事入心入髓。此时，身材颀长，皮肤白皙，长发飘飞的女子适合站在山岗上。我的美丽女人们，原野和秋天在呼唤，你们站到山岗上来吧，在秋光里沐浴，在晶蓝的天空下梳妆。从此大地与我都不感伤。

而美丽的农妇一直站在山岗上。

秋天明显比夏日静一些。我并不只是说人，而是包括动

物、昆虫、植物，以及空气在内的一切。秋天，似乎一切都在整体地悬浮着，并在这悬浮中开始微微下沉垂落。包括一切生命，包括这个季节，包括尘土。所以，即便离开世界的人，这个季节也比夏季多些。那是生命的下沉。也只有在秋季，我允许自己获得少许快乐，并赦免自己快乐无罪。但决不可轻薄和放纵。只有和情人相聚，可以得到我自己对自己彻底的赦免。

秋天的阳光像是被打格子，清晰条理。万物的纹路肌理如同刚被洗过，世界的呈现更充满层次也更加充分，体现着格物之美。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事物上，看到透明的影子，拨开记忆和回溯的通路。在秋日长空下凝望着的人，他的灵魂，亦像身体里活动的影子。此时，我们向精神内部的深处望去，视力优异。在秋分这天，目光毫无阻挡……

无边的玉米地，浩瀚的青纱帐，总是能给予我们一种心情。穿行在玉米地里，你会感觉世界多么真实。是一种很有根据的真实。面对着庄稼之间那互相连接的小路，你是渴望远方，还是渴望归乡？

秋天，不仅仅谷物成熟，果实成熟，叶片也在成熟，没人收获叶片，会最终赠还大地。这是叶子的幸运。它将归根，或漂泊于风中，在远方归根，进入新一轮循环。成熟之后，下一个环节是酿造，并不只是农人家里开始了储存和酿造，而是整个世界开始了储存和酿造。所以整个世界在秋天满溢香气。

我们陶醉于收获，我们看不到土地下面，长粗了的根，

和新生的根。根脉在泥土的深处，形状和火焰一样。并且像火焰一样，用它的温度烤着土地。在收获之后，所有的根依然沉默着，远离所有赞美。

对于今年的庄稼，去年的庄稼和所有的根正是它的史前。

在庄稼的根部，应该是生命的广场和坛城。广袤的大地，藏下的是根和声音。旺盛地生长，是一种超越我们听觉的轰鸣。在这沉实的秋天，已经找不到开放的力量。花瓣快乐地枯萎，花朵归梦。那是大梦，是永恒的梦境。永恒就是我们感知到的“无”。泥土一直给予我们生长的暗示。而远方，水泥和沥青构筑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次生长。水泥的世界在打扮我们的死亡。因为它们已经是死亡的泥土。

天下是个圆环。因循环往复而永恒。因重复和失去意义而永恒。但当它成为困境的时候，天下，就是一个圆柱。我们像驴在磨道，永远围着它转，却爬不上去。就像里尔克说的，我们围绕着古塔，绕行了千年。

深秋，霜冷大地，无边原野上，所有的收获结束，最后的花期消失，花瓣崩溃，枯叶生脆。生长的力量，再次回到泥土自身的生长，回到泥土内部的生长。阳光透射层次分明的土壤，土地的精血需要补偿。分娩之后，大地要清理浊物和污血。节气像一个巫师，为土地的伤口念诵口诀。这是土地的威严，所以它慈祥而又冷酷地驱逐了人类。它巨大的忍耐，要整整一个冬天。

当一场冬雨从下午落下，这个冬天就真正地到达了我们的

的门外。世界灰暗而混沌。我站在中年的码头，会突然失去对一场雨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我躲在暖气的房间里，听着有些坚硬的雨声，我渴望一盆通红的炉火。在火焰旁边，让自己像个怕冷的、哮喘的、意念呆滞的老人。烤着火，让血液不那么冷，仍然能汨汨流淌，却想不起所有的往事。遥远的青春在遥远的悬崖忍受荒凉。

冬天最耀眼的意象当然是雪。……雪一直下着。早上醒来时已下了厚厚的一层，山野一片白茫茫，还没有化尽的残雪，被新的雪压在下面，形成记忆层次。雪静静下来的时候会给天地增加一种特殊的神韵，让我感到，即便今天已经没有了炉火，没有了火焰的跳跃，而内心的夹层里，似乎仍然能感受到火焰的辉映和氤氲。雪，火焰，生命，冬日的景象。

而在温暖的边沿和边沿之外，一切似乎都被冻僵。

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现实中，在寒冷的城市中，我常常找不到语言开始的地方，也找不到语言结束的地方。城市更加僵硬，一切都如此分裂，如此混乱。人类，自从有了城市，便获得了更加巨大的罪恶的生产线，和盛放罪恶的容器。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表达，是如此莽撞和武断，如此突兀和莫名其妙，他们根本不认识世界，不认识季节，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人类新造的事物。他们彻底地失去了自然的秩序，丧失了美好的秩序中发现和获得美的能力，所以他们如此没有庄重没有教养，语言完全脱离了语境，他们最大限度地延续在无序和无

逻辑的状态中。这也应该是粗暴语言肮脏语言横行的根源。

当天空变黄时，岁月也就变成黄色的了。所有新到来的时间也都散发着陈旧光泽。这也暗喻着无论正发生的现在，还是被我们命名的未来都是陈旧的。——时间内部一直隐含着回溯的属性。也许时间里的我们，一直是退行的。即，一切皆已发生过，并已被定型。我们只是重新去经历。这也说明世界有定数，并可以被预言。

大地的枯萎，是生长的一个环节。循环，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意义。它甚至摧毁了所有局部的意义和过程的意义。死亡和降生在自然界衔接得那么完美，把造物主的意志呈现得如此合理和充分。而这一切，几乎被我们感觉不到。所以，伟大的造物主，用呈现掩盖了一切。或者，也藐视了一切。而一切的藐视，皆是对人类的藐视。

在冬天，我喜欢那些从夜里下的雪，这样，当我从睡眠中醒来，一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它，并看到这美好的事物仍然在发生中。雪花的轨迹是垂直的，落在地上是横向铺展的。美好的、圣洁的雪铺过道路，铺过草地树林，铺过湖面，并随着渐渐升高的山坡一直铺满我的南山。世界被连在一起，沟壑和裂痕被抹去。只有站立的树干和电线杆在这洁白大地上画下直线。

一场雪，像一个素缟的梦，酝酿一次春天的苏醒。此时，最忙碌最活跃的是地下所有植物的根，那是一场地下风暴，所有的根像大地的筋络，把大地编织得更紧密。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一切，就像从没有看到世界的本象。根的伸展